

## 陸放翁的悲戀 沈政男（日本大阪）

僑居海外四十寒暑，常會懷念故國，神馳鄉園。閒來常讀唐詩宋詞，聊以自娛。偶然發現南宋詩人陸游的悲戀名詩，詩文之間有「紹興沈園」之記載；懷古之情，悠然而生，謹撰此小文，願與校友諸賢一起欣賞。

陸游，號放翁，生於會稽山陰（紹興），少年時代正在趕考進士的時候，正是岳飛與金軍戰鬪的時代。陸游英才天賦，幼小時就有「神童」之譽。據說科舉試驗時，與宰相秦檜之孫互爭榜首，因受妨害而落第。以後官運不遇；秦檜死後，才考上進士，時年已近不惑。因是天生剛直的「主戰派」，不久就被貶官免職，流落地方。

他是多產詩人，作品有二萬首之多（現存一萬首弱左右），少年時師事繼承黃庭堅美麗詩風的曾幾（茶山）；中年以後，作風一變，作了無數平明豁達的作品。詩文作品，奔放之處如李白、灑脫之處似白樂天，故有「小李白」之稱，但激越之處，則酷似杜甫。因生於烽火燎天的時代，愛國的情熱，散見於詩詞之間（如「千年史策恥無名，一片丹心報天子」等），故另有「愛國詩人」之譽。作品兼俱「悲憤激昂」及「閒適細膩」之風格；前者聞名於國內，在日本則以後者，廣受漢學者所喜愛。

陸放翁弱冠二十歲時，迎娶母方之親戚唐婉為妻，夫婦之間，琴瑟和鳴、非常親愛。但因新婦不受陸母喜歡，不到二年，就被迫離緣。一時另行在外租屋「藏嬌」，但後果也不得不被迫分離。此後兩人均再婚嫁（陸游二十三歲時再婚）。十年後，陸游三十一歲時，兩人偶然在紹興「沈家花園」再會。但可惜名花已有主，己身也已再娶。陸游萬感交集，題詞於壁，傾訴悲懷。

釵頭鳳

紅酥手、黃藤酒，滿城春色宮牆柳；  
東風惡、歡情薄，一懷愁緒幾年離索；錯錯錯  
春如舊、人空瘦，淚痕紅浥鮫綃透；  
桃花落、閒池閣，山盟雖在錦書難託；莫莫莫

後來，唐婉紅顏薄命，不久就過世了。可是放翁對她的思戀，歷久彌深。

這個悲慘的破局，使放翁心裡受了很大的創傷，五十九歲舟遊時，在船上聽到水鳥的啼聲非常悲傷，很像是叫著「姑惡」，他觸景傷情，很感慨地作了下面一首詩：

夏夜舟中聞水鳥，聲甚哀；若曰姑惡，感而作詩

女生藏深閨，未省窺牆藩；  
上車移所天，父母爲他門；  
妾身雖甚愚，亦知君姑尊；  
下床頭雞鳴，梳髻著襦裙；  
堂上奉灑掃，廚中具盤飧；  
青青摘葵莧，恨不美熊蹯；  
姑色少不怡，衣袂濕淚痕；  
所冀妾生男，庶幾姑弄孫；  
此志竟蹉跎，薄命來讒言；  
放棄不敢怨，所悲孤大恩；  
古路傍陂澤，微雨鬼火昏；  
君聽姑惡聲，無乃謔婦魂。

三十數年後，兩鬢皆霜，六十八歲的放翁，再遊沈園。他早年作的詩詞「釵頭鳳」已被刻於石碑。他緬懷舊人，感懷淚下，詩興勃發，再作以下的名句：

禹跡寺南有沈氏小園，四十年前，嘗題小闌壁間，偶復一到，而園已易主，刻小闌于石，讀之悵然。

楓葉初丹槲葉黃，  
河陽愁鬢怯新霜；  
林亭感舊空回看，  
泉路憑誰說斷腸；  
壞壁醉題塵漠漠，  
斷雲幽夢視茫茫；  
年來妄忘消除盡，  
回向禪龕一柱香。

數易寒暑，七十五歲時，放翁再訪「沈園」，追憶四十餘年前的往事，作了一首以「沈園」爲題的名詩，留傳天下。

沈園（其二）  
夢斷香消四十年，沈園柳老不吹綿；  
此身行作稽山土，猶弔遺蹤一泫然。

九年後，八十四歲時（去世前一年）又作

春遊（其四）  
沈家園裡花如錦，半是當年識放翁；  
也信美人終作土，不堪幽夢太匆匆。

從弱冠之年起，半個世紀以上，終生思慕、晝夜難忘、愛情不渝、歷久彌新。堪稱世紀的悲戀美談，在悠久的中國文學歷史上，空前絕後，永遠令後人婉嘆歌誦。

最後，畫蛇添足，順便錄下他八十五歲去世前的「辭世詩」，由此可見他之所以被稱為「愛國詩人」的悲憤激昂的一面。

死去原知萬事空，但悲不見九州同；  
王師北定中原日，家祭勿忘告乃翁。

